

- 配方颗粒的比较及其现代化研究进展[J]. 中药材, 2018, 41(10): 2475-2479.
- [47] 刘起华, 文 谨, 孙玉雯, 等. 中药煮散的研究应用及开发前景[J]. 世界中医药, 2014, 9(1): 8-10.
- [48] 黄志海. 中药煮散古今应用集要[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4: 21; 25-30; 35-38.
- [49] 张 玮, 林 庆, 刘 倩, 等. 门冬清肺饮治疗气阴两虚型桥本甲状腺炎的效果评估及对 IgG4 的影响[J]. 江西医药, 2021, 56(10): 1599-1600; 1609.
- [50] 吴英萍, 吴小翠, 张永杰. 加味门冬清肺饮联合左甲状腺素钠片治疗桥本甲状腺炎气阴两虚证临床研究[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9, 26(11): 27-30.
- [51] 赵武能. 门冬清肺饮治疗甲状腺疾病举隅[J]. 湖南中医杂志, 2007, 23(2): 72-73.
- [52] 赵武能, 胡建中. 门冬清肺饮对 MG 患者 T 细胞亚群的影响[J]. 实用预防医学, 2007, 14(3): 836-837.
- [53] 赵武能, 李 珊, 蔡 锐, 等. 门冬清肺饮加味治疗慢性过敏性紫癜 30 例总结[J]. 湖南中医杂志, 2008, 24(2): 35-36.
- [54] 赵武能, 蔡 锐, 李 珊, 等. 门冬清肺饮加味治疗慢性难治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30 例临床观察[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 28(3): 62; 65.
- [55] 廖承建. 门冬清肺饮加减治疗干燥综合征 32 例[J]. 新中医, 1999, 31(4): 44.

玫瑰花本草考证

李克杰¹, 袁 蒙², 杨 全³, 潘利明³, 刘雪环^{1*}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5; 2. 枣庄职业学院, 山东 枣庄 277800; 3. 广东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玫瑰花为传统的药食两用中药, 在我国使用历史悠久, 具有较高的药用食疗价值, 同时具有观赏和经济价值。有关玫瑰花的提取工艺、化学成分、生物活性等现代研究报道较多, 但对其传统应用研究较少。本文通过系统查阅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医药典籍和现代著作, 对玫瑰花的名称、基原植物、产地、性味归经与功效、传统用法进行考证, 以期对玫瑰花的产品开发提供一定参考。经考证, 玫瑰花古代本草中关于玫瑰花名称、原植物形态等的记载与现今本草著作有所出入, 直至明清时期玫瑰花用于药用, 与现今药用玫瑰花性味、功效相同, 性温, 味甘、微苦, 具有柔肝和血的功效。现今玫瑰花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关于玫瑰花的食用方法古今记载较为丰富, 在古代可做玫瑰油、蜜饯玫瑰、香囊、扇坠等; 现代也多有香水、玫瑰鲜花饼等。

关键词: 玫瑰花; 名称; 基原; 产地; 性味归经; 功效; 传统用法; 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1528(2026)06-1989-07

doi: 10.3969/j.issn.1001-1528.2026.06.029

玫瑰花为蔷薇科蔷薇属植物玫瑰 *Rosa rugosa* Thunb. 的干燥花蕾^[1], 原产我国华北以及日本、朝鲜, 我国各地均有栽培。玫瑰花味甘、微苦, 性温, 归肝、脾经。具有行气解郁、和血、止痛之功效, 用于治疗肝胃气痛, 食少呕恶, 月经不调, 跌扑伤痛^[2]。玫瑰花在中药领域研究较广, 不仅具有较高的药用和食疗价值, 同时具有一定经济价值, 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妆品等领域。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于玫瑰花精油及其化学成分的关 注最多^[3-4], 其次是玫瑰花提取工艺^[5-7]与真伪鉴别^[8], 文献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尚少。在文献研究方面,

近 16 年来仅有马俊, 李明等^[9-10]对中药玫瑰花进行本草考证。在国外学术界, 亚欧国家土耳其与欧洲国家, 尤其是保加利亚等, 对玫瑰花关注较密切, 研究主题集中在对于玫瑰花精油及其化学成分抗菌、抗肿瘤、抗糖等作用的研究^[11-12]。因此, 目前关于玫瑰花名称混用、别名、基原、产地、性味功效、传统用法方面系统的考证相当有限。本文通过系统查阅古今本草著作、方书、方志等文献资料, 对玫瑰花的名称、基原植物、产地、性味归经与功效、传统用法进行详细考证, 以期为其临床应用、开发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收稿日期: 2025-07-28

基金项目: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 (CARS-21); 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 (2019GSF275); 山东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J08LH10)

作者简介: 李克杰 (1996—), 男, 硕士, 讲师, 从事中药资源开发与品质评价研究。E-mail: 18363061855@163.com

* 通信作者: 刘雪环 (1993—), 女, 硕士, 讲师, 从事中药理论与应用研究、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E-mail: 1055942457@qq.com

1 名称考证

在我国早期文献记载中，玫瑰一词是用来形容玉石之美润。《说文解字》^[13]云：“玫，火齐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瑰，玫瑰也。一曰圆好珠也。”《诗经·渭阳》^[14]曰：“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这里“瑰”是指美玉。“缀以珠玉，饰以玫瑰”出自《韩非子·买椟还珠》^[15]，是最早把“玫瑰”合用的记载。汉代《子虚赋》曰：“赤玉玫瑰、琳琅昆吾”，《上林赋》曰：“玫瑰、碧琳、珊瑚丛生”，此时玫瑰还是指美玉。而最早将“玫瑰”一词用于植物的是晋代《西京杂记》^[16]，“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但此处中描述的玫瑰树并非现今的玫瑰花，只是用来形容像“玫瑰”美玉的树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玫瑰”仍用作珠玉之名，《魏书》^[17]记载：“和平二年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镂以白银，钿以玫瑰。”

直至唐代，“玫瑰”作为一种花卉的名称，被文人墨客咏颂，《草词毕遇芍药初开》曰：“菡萏泥连萼，玫瑰刺绕枝。”此处描述的玫瑰是有刺的，也出现了关于玫瑰花习性、色泽、栽培情况的记载。《司直巡官无诸移到玫瑰花》云：“芳菲移自越王台，最似蔷薇好并栽。秾艳尽怜胜彩绘，嘉名谁赠作玫瑰……”诗中涉及到玫瑰的产地、移植、习性、色泽、命名等情况。此时出现的玫瑰一名与现在的传统玫瑰相同，指的是蔷薇科植物玫瑰。

到宋代以后玫瑰花还有徘徊花、离娘草、女儿花等别名。宋代《太平广记》^[18]曰：“玫瑰花、蔷薇紫艳馥郁，宋时宫院多采之，杂脑麝以为香囊，

芬氤袅袅不绝，故又名徘徊花。”明代《群芳谱》^[19]中记载“玫瑰，一名徘徊草”，“徘徊”在古汉语中为叠韵连绵词，上古音“徘”属并母微部，“徊”属匣母微部，韵部相同，常用来模拟来回移动的动态，如《楚辞·九章》记载的“步徙倚而遥思兮，怵惆怅而乖怀”中的“徙倚”与“徘徊”义近。玫瑰枝条多刺，采摘时需“徘徊”试探，动作与词的音韵模拟形成呼应，可能通过“音义关联”固化为名称。部分北方方言中“徘”“瑰”发音相近，如冀鲁官话中“瑰”读[kuai]，与“徊”[huai]韵尾一致，可能存在方言中“玫瑰”与“徘徊”的音转现象，因发音相近而借用“徘徊”的动态意象命名。明代《汝南圃史·卷七》^[20]记载：“唯此花嫩条新发，勿令久存，即移栽别地，则种多茂故，又谓之‘离娘草’。”清代《花佣月令》^[21]记载：“最忌人溺，浇之即萎，俗云女儿花怕羞，因此”，“离娘”可能是方言中“利娘”“疗娘”的音转。古代民间认为这类植物可治疗妇女产后疾病（“利”“疗”均含“治疗”义）。在方言传承中，“利”“疗”与“离”因声母相近而误读，逐渐演变为“离娘”。在婚嫁民俗中，“离娘”暗含女儿出嫁离开娘家的隐喻，植物名称被赋予情感符号意义。部分方言中“草”与“嫂”“早”音近（如闽方言“草”读[ts‘au]，与“早”同音），可能通过谐音强化“早日平安”的祝福，使“离娘草”的名称兼具语音关联与民俗功能。此外，玫瑰花还有玉蕊、紫玉等别称，见表1。

表1 玫瑰别称

朝代	名称	文献来源	文字描述
唐	玉蕊	《蔷薇二首》	万倍馨香胜玉蕊，一生颜色笑西施
宋	刺客	《西溪丛语·卷上》 ^[22]	玫瑰为刺客，月季为痴客
明	徘徊草	《群芳谱》 ^[19]	玫瑰，一名徘徊草
明	离娘草	《汝南圃史·卷七》 ^[20]	唯此花嫩条新发，勿令久存，即移栽别地，则种多茂故，又谓之‘离娘草’
明	回怀	《正字通》 ^[23]	玫瑰，又回怀
明	紫玉	《折枝花卷》	带得名花种，香生紫玉环
明	梅桂	《汝南圃史·卷七》 ^[20]	玫瑰……今人呼为‘梅桂’
清	女儿花	《花佣月令》 ^[22]	最忌人溺，浇之即萎，俗云女儿花怕羞
清	(香)刺梅	《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三》 ^[24]	玫瑰，俗名香刺梅
清	(山)刺玫	《(康熙)盛京通志·卷二十一》 ^[25]	玫瑰花有红、黄、粉、白诸色，俗呼为刺玫，又有一种结子可食者，名山刺玫
现代	赤蔷薇	《现代实用中药》 ^[26]	异名赤蔷薇
现代	笔头花、湖花	《浙江中药手册》 ^[27]	红玫瑰，笔头花(杭州)，湖花(嘉兴)

最早出现玫瑰之名的本草著作是明代《食物本草》^[28]，记载：“玫瑰，花味甘，微苦、温无毒，主利肺脾，益肝胆，辟邪气，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清代《本草纲目拾遗》^[29]云：“茎有

刺，叶如月季而多锯齿，高者三四尺”；《百草镜》曰：“玫瑰花，立夏前，采含苞未放者……色香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肝经，和血行血，理气治风痹”。

现代在地方本草中也标注了玫瑰的别称，如《现代实用中药》记载玫瑰也称赤蔷薇，《浙江中药手册》称玫瑰为笔头花、湖花。但大多情况下还是将蔷薇科植物玫瑰 *Rosa rugosa* Thunb. 称为玫瑰，其干燥花蕾为重要的药食两用的药材。

2 基原考证

古籍中关于玫瑰植物形态的描述较多，但是留有图画描述的文献较少。蔷薇科植物形态多有相似之处，仅凭文字描述前人所述玫瑰或为蔷薇科其他易混植物。唐代《酉阳杂俎》记载：“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花玫瑰，而今亡’。”宋代《剪玫瑰寄晦之仍书此为戏》曰：“蔷薇赭赤未足爱，玫瑰莹白花草魁。”此时出现白色玫瑰花，但此玫瑰是否与现今玫瑰相同有待进一步考证。元代《敬斋古今黠·卷七》^[30]记载：“今则以黄者为蔷薇，红紫者为玫瑰云”，此处所称玫瑰或为另外一种植物。本文考证大量明清以前的古籍中关于玫瑰的描述发现明清以前玫瑰的原植物或许与现今玫瑰并非一物。甚至明清时期也出现同名异物现象，如清代《中外农学合编·卷八林类植物》^[31]称“玫瑰处处有之，惟江南独盛而黄色玫瑰则不然”。王琛瑶等^[32]考证认为，清代高士奇称黄色的玫瑰花就是北京的“刺藤花”（野蔷薇 *Rosa multiflora* Thunb.），长江以南不能种植。

清代部分文献对于玫瑰记载与现今玫瑰形态特征相同较。《本草纲目拾遗》^[29]对药用玫瑰形态记载为“玫瑰花，茎有刺，叶如月季而多锯齿，高

者三四尺，其花色紫，入药用花瓣”，茎高为三四尺，约等于现代的100~133 cm，符合玫瑰茎高1~2 m的范围；叶为“如月季而多锯齿”，即小叶5~7片，锯齿密度3~4个/cm，介于月季与玫瑰之间，但“多锯齿”更接近玫瑰；花为“色紫，单瓣，入药用花瓣，未提重瓣”，对应花径5~8 cm，单瓣5片，符合玫瑰原生种特征。《群芳谱》^[19]记载：“灌生细叶多刺类蔷薇，茎短花亦类蔷薇，色淡紫者蒂黄蕊瓣，白娇紫色芬馥有香有色，燕中有黄花者稍小于紫，嵩山深处有碧色者。”此处记载玫瑰有多种颜色。《食物本草》^[28]记载：“玫瑰……茎高二三尺，极利秽污灌溉，宿根自生。春时抽条，枝干多刺。叶小似蔷薇叶，边多锯齿，四月开花，大者如盂，小者如杯，色若胭脂”，对玫瑰生长期进行记载。《清稗类钞·植物类》^[33]称其“高二三尺，有刺，叶为羽状复叶，作椭圆形，绝类蔷薇，惟茎较短。花紫，萼绿，亦有白蕊，花托为台状，外生密刺，香气清烈”，此处已经将蔷薇与玫瑰进行简要区分。清代《黑龙江志稿》^[34]记载玫瑰花“开者花皆单瓣，色红，子赤”，其描述的玫瑰应为药用单瓣玫瑰。

清代《花木小志》^[35]记载：“枝条与木香、蔷薇相似，花比蔷薇、木香较大。花多紫色、白色，其黄色者为最。又有碧色者，未及见。”可见玫瑰与月季、蔷薇多有相似之处。表2列举了玫瑰、月季、蔷薇植物形态差异。

表2 玫瑰、月季、蔷薇形态对比

植物名	枝干	叶片	花朵	果实
玫瑰	粗壮,较为直立。茎枝上有针状硬刺。 茎一般为黑色	小叶5~9片	多单生,花茎与蔷薇花大致相同。夏季开花一次	扁圆体
月季	茎刺较大,一般有钩,新枝紫红色	小叶一般3~5片	单花,花柄长,且四季开花不败	圆球体
蔷薇	较长,枝条蔓生或攀援	小叶5~9片,叶边缘有锯齿	常6~7朵簇生,花有白、粉色	圆球体

《现代实用中药》^[26]记载：“蔷薇科，小灌木，茎高三四尺，密生小刺，叶为奇数羽状复叶，小叶椭圆形，有毛，叶柄基部着生托叶，夏日开花，单瓣，深红色，栽培品，亦有白色，花供药用。”目前市场上的玫瑰多为平阴玫瑰和苦水玫

瑰，平阴玫瑰中80%左右为丰花玫瑰^[36]。现代玫瑰栽培产区较多，品种资源差异较大，但是原植物基原多为玫瑰，由于市场需要，玫瑰的变种和杂交品种较多，表3列举了部分国产玫瑰品种及其药材形态。

表3 国产玫瑰品种及药材形态

产地	品种	药材形态	文献
甘肃	苦水玫瑰	直径0.5~1.2 cm,紫红色,味微苦涩	[37]
山东	丰花一号	直径1.3~1.5 cm,高2.5~3.0 cm,玫红色	[38]
山东	紫枝玫瑰	直径1.2~1.5 cm,高2.1~2.7 cm,紫红色或鲜红色	[38]
山东	单县玫瑰	直径1.3~1.5 cm,高2.5~3.0 cm,红色或紫红色	[38]
山东	定陶大红花	直径1.2~1.7 cm,高2.3~3.2 cm,紫红色	[38]
山东	传统玫瑰	直径1.2~1.5 cm,高2.4~2.7 cm,大红色或紫红色	[38]

3 产地考证

宋代《赤城志》《三山志》《重修毗陵志》等地方志均有关于玫瑰的记载,可见在宋代在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地区有玫瑰原生种。查阅元代地方志后发现,《镇江志》《四明志》也有关于玫瑰的地方植物记载,此时玫瑰也多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明代《草花谱》^[39]记载:“玫瑰花出燕中。”《群芳谱》^[19]中记载:“玫瑰……燕中有黄花者……嵩山深处,有碧色者。”《食物本草》^[28]记载:“玫瑰,处处有之,江南尤多。”《花镜》^[40]记载:“玫瑰,处处有之,惟江南独盛。”明代《顺天府志》记载北京也产玫瑰。清代《甘肃通志》^[41]也曾记载:“玫瑰花出兰州。”清代《平阴县志》中有玫瑰产地的记载,其分布范围北可达黑龙江(《黑龙江志稿》)、吉林(《吉林通志》),西可至四川(《雅州府志》)、甘肃(《甘肃通志》),南至云南(《云南通志》)、广东(《广州府志》),东达上海(《嘉定县志》)。玫瑰原生种喜温凉气候,适宜年均温10~15℃,宋代至明代,中国气候经历“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转变。宋代暖期(10至13世纪),东南沿海气温较高,适合原生种生长,故产区集中于江浙闽;明代小冰期(15至17世纪),北方气温下降但仍在玫瑰耐受范围内,且人工栽培技术提升,推动“燕中”(北京)等北方产区出现,《草花谱》^[39]记载“玫瑰花出燕中”可佐证。清代平阴、苦水等地成为主产区,与当地“沙壤土、降水适中”(平阴年均降水量为600 mm,苦水为400 mm)的环境密切相关,而东南沿海因多雨易导致玫瑰根腐病,逐渐从“原生区”转为“次要栽培区”。

现代文献记载,野生玫瑰花原产于中国北部,在朝鲜、日本、俄罗斯远东亦有分布。目前仅辽东和吉林有少量分布,栽培品种广布全国,最出名产地为山东平阴、甘肃苦水、北京妙峰山等。史书记载玫瑰花在山东平阴的集中栽培始于汉朝,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且多为重瓣玫瑰,是我国传统玫瑰的一个品种^[42]。而甘肃苦水玫瑰有二百多年的栽培历史,是由钝叶蔷薇和玫瑰杂交培育的,主要栽培地甘肃永登县是全国最大的药用食用玫瑰种植基地,2019年年产量25 000 t^[43]。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地区生产红玫瑰已有五百多年历史,主要用于提炼玫瑰精油^[44]。

4 性味归经与功效考证

玫瑰花作为药品,最早见于明代《食物本

草》^[28],称其“主利肺脾,益肝胆,辟邪恶之气,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本草正义》^[45]记载:“玫瑰花,香气最浓,清而不浊,和而不猛,柔肝醒胃,流气活血宣通室滞而绝无辛温刚燥之弊,断推气分药之中,最有捷效而最为驯良者,芳香诸品殆无其匹。”清代《临证指南医案》中,叶天士治疗“肝胃气痛”时,常以玫瑰花3~5 g配伍香附、郁金,描述其“芳香轻扬,疏肝而不耗气”,与《本草正义》记载的“柔肝醒胃”相呼应。案中患者多表现为胁肋胀闷、嗝气吞酸,印证玫瑰花“行气解郁”针对的是“气滞为主、兼夹血淤”的病机。清代《续名医类案》记载,治疗“产后乳痈初起”时,可用玫瑰花6 g煎服,配合外敷,称其“活血而不破血,消肿而不峻猛”,与《本草纲目拾遗》记载的“治乳痈、肿毒初起”的功效吻合,且体现“温性”在寒性痈肿初期的温和作用。明代《外科正宗》记载瘟疫流行时,以玫瑰花煮水熏蒸房间,或取其露剂滴鼻,称“芳香之气能辟邪恶”,补充了《食物本草》“辟邪恶之气”的实际应用——不仅是内服,还通过气味发挥防疫作用,体现“温性”与“芳香”的协同效应。2025年版《中国药典》记载玫瑰花,甘、微苦,温。归肝、脾经。行气解郁,和血,止痛。最为著名的方剂有疏肝理气丸、加味逍遥丸等。现代以来玫瑰花产品也逐步增多,如山东平阴的玫瑰阿胶膏等。剂量是药物功效的“量化表达”,玫瑰花的用量从明清到现代的变化,反映其临床定位的调整。明清时期的方剂中玫瑰花多为“辅助药”,剂量较轻(3~6 g)。如《随息居饮食谱》记载其功效为调中活血,玫瑰花与当归、白芍配伍,用量仅为当归的1/3(当归9 g,玫瑰花3 g),体现其“行气佐使”的定位;而治疗乳癖时,虽需加强理气,用量也不超过6 g,因“香而不散”,过量恐扰动气血。

随着现代提取技术的发展,玫瑰花在成药中的剂量有所增加。如疏肝理气丸中,玫瑰花用量达10~15 g,为君药,且常与柴胡、白芍配伍,强化疏肝解郁的功效;而玫瑰阿胶膏等保健品中,因兼顾滋补,用量多为5~8 g,保持温和行气的特性。明清时期玫瑰使用以小剂量(3~6 g为主,)对应甘平为主、微温为辅,适合日常调理;现代治疗剂量为10~15 g,则凸显“温性”的主动理气作用,印证《药性考》记载的“行气破瘀”需适当增量的实践逻辑。表4列举了历代本草对玫瑰花的性味及功效的认识。历代本草对玫瑰花的性味归经和功

效主治与现今一致。中医认为玫瑰花芳香理气，现代研究发现其含丰富的挥发油。这些成分通过嗅觉神经传导影响中枢神经系统^[46]。玫瑰花和血功效的物质基础包括没食子酸、鞣花酸、槲皮素、山柰酚，没食子酸可抑制血小板过度聚集，调节凝血功

能对应“活血而不破血”的温和特性^[47]，以及传统“辟邪恶之气”的防疫作用。玫瑰花的抗氧化活性与其多酚类成分清除自由基，抑制微生物繁殖有关，与明代“熏蒸防疫”的用法形成物质层面的呼应^[48]。

表4 本草著作中玫瑰花的性味及功效

年代	著作	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
明	《食物本草》 ^[28]	味甘、微苦，温，无毒	主利肺脾，益肝胆，辟邪恶之气。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
清	《本草纲目拾遗》 ^[29]	入脾、肝经	和血行气，理气，治风痹、噤口痢、乳痈、肿毒初起、肝胃气痛
清	《随息居饮食谱》 ^[49]	甘、辛、温	调中活血，舒郁结，辟秽和肝……可消乳癖
清	《本草害利》 ^[50]	甘、苦、平，香而不散；色紫入肝	能引血中之气
清	《药性考》 ^[51]	性温	行气破击，损伤淤痛
清	《本草再新》 ^[52]	入肝脾二经	舒肝胆之郁气，健脾降火
清	《本草正义》 ^[45]	入脾、肝经	柔肝醒胃，流气活血
清	《本草分经》 ^[53]	肝经	气味甘平，香而不散，肝病用之多效，蒸露尤佳
现代	《现代实用中药》 ^[26]	甘温微苦，气香无毒	行气解郁，柔肝醒脾，和血理气

5 传统用法考证

玫瑰的食用历史可追溯到明代，《草花谱》^[39]中记载：“紫玫瑰，以糖霜同捣珍藏，谓之玫瑰酱。”《茶谱》^[54]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皆可做茶”，并有玫瑰窰制花茶的详细记载。《群芳谱》^[19]云：“此花之用最广，因甚香美，或作扇坠、香囊，或以糖霜同乌梅捣烂名玫瑰糖。”《食物本草》^[28]记载：“玫瑰，香同兰麝，人以捣去苦味，与糖蜜印成花鸟，以供点茶佳品。”《竹屿山房杂部·卷二》^[55]记载：“玫瑰花，堪入酒、入茶、入蜜。”明末《长物志》^[56]认为玫瑰香气浓烈，“实非幽人所宜配”。

到清代，玫瑰花在餐饮医药、绘画手工等各个领域均有渗透，《随息居饮食谱》^[49]记载：“蒸露熏茶，糖收作馅，浸油泽发，烘粉悦颜，酿酒亦佳。”《花镜》^[40]记载：“以糖霜同乌梅捣烂，名玫瑰酱，收入瓷瓶内曝光，经年色香不变，任用可也。”清代《调鼎集》^[57]更加丰富地记载了玫瑰花的食用品种，还有玫瑰油、蜜饯玫瑰、玫瑰卷酥、玫瑰粉饺、玫瑰膏、玫瑰酱等的制作方法。可见明清两代，玫瑰花用处广泛，除了药用价值外，玫瑰因其味甘，香气浓郁，可制作糕点、香囊等。见表5。

表5 本草著作中玫瑰花的用法

年代	著作	应用
明	《茶谱》 ^[54]	玫瑰窰制花茶
明	《群芳谱》 ^[19]	此花之用最广，因甚香美，或作扇坠、香囊，或以糖霜同乌梅捣烂名玫瑰糖
明	《食物本草》 ^[28]	玫瑰，香同兰麝，人以捣去苦味，与糖蜜印成花鸟，以供点茶佳品
明	《救生苦海》	治吐血玫瑰膏，以花瓣一味，河水熬浓，白糖收膏，不时服
明	《遵生八笺》 ^[58]	紫玫瑰晾干，加糖霜同捣，作玫瑰酱
清	《随息居饮食谱》 ^[49]	蒸露熏茶，糖收作馅，浸油泽发，烘粉悦颜，酿酒亦佳
清	《花镜》 ^[40]	以糖霜同乌梅捣烂，名玫瑰酱，收入瓷瓶内曝光，经年色香不变，任用可也
清	《调鼎集》 ^[57]	玫瑰油、蜜饯玫瑰、玫瑰卷酥、玫瑰粉饺、玫瑰膏、玫瑰酱
清	《百草镜》	玫瑰花去蕊蒂，焙为末，一钱，好酒和服。可治肿毒初起
清	《本草纲目拾遗》 ^[29]	玫瑰花七朵，母丁香七粒，无灰酒煎服。可治乳痈；玫瑰花阴干，冲汤代茶服。可防治肝胃气痛
清	《饲鹤亭集方》 ^[59]	玫瑰花蕊三百朵，初开者，去心蒂，新汲水砂钵内煎取浓汁，白冰糖一斤收膏
现代	《泉州本草》 ^[60]	鲜玫瑰花捣汁，炖冰糖服

中医认为“脾喜香恶秽”，玫瑰花“甘温芳香”的性味可刺激脾之运化功能。明代《草花谱》^[39]记载“玫瑰酱”以糖霜同捣，清代《调鼎集》^[57]衍生出玫瑰卷酥、粉饺等糕点，其用法逻辑在于甜味能“助脾运化”，与玫瑰的“芳香”协同，形成“甘香醒脾”的复合功效，适合“脾虚

气滞”导致的纳差、腹胀，如清代医案中用玫瑰酱配小米粥治疗产后食欲不振；加工时“捣去苦味”，既保留芳香之气，又避免苦味伤脾，体现药食同源中趋利避害的炮制思想。

玫瑰花清而不浊的香气可通过“鼻窍入肺、肺主气司呼吸”的路径，作用于全身气机，如香

囊、扇坠的佩戴，利用香气持续刺激鼻黏膜，通过“肺朝百脉”带动气机流通，达到“辟邪恶之气”的防疫效果，尤其适合秋冬“浊气郁滞”的环境；蒸露熏茶，蒸馏所得的玫瑰露“气更清透”，能通过“清气上升”作用于头目，缓解“肝郁化火”导致的头痛、失眠，印证“香能通气、清能降火”的理论。

玫瑰花“色紫入肝”，其香气可“引血中之气”，故无论是《百草镜》的“焙末调酒治肿毒”，还是《饲鹤亭集方》^[59]记载的“浓汁收膏治乳痈”，均遵循“香可活血、气行则血行”的逻辑——通过芳香之气推动血行，避免单纯活血药（如桃仁、红花）的峻猛之性，体现“理气不伤血、活血不耗气”的特点。

6 结语

古代本草中关于玫瑰花名称、原植物形态等的记载与现今本草著作有所出入，明代高濂记载燕中产黄玫瑰，且黄色的玫瑰花要稍小于紫色玫瑰花。而《日下旧闻》中记载的黄玫瑰不是玫瑰，而是“刺梅”。清代《中外农学合编·卷八林类植物》记载：“玫瑰处处有之，惟江南独盛而黄色玫瑰则不然。”经考证，清代本草记载的黄色的玫瑰花就是北京的“刺藤花”，长江以南不能种植。直至明清时期玫瑰花用于药用，与现今药用玫瑰花相同。发展过程中出现别称、别名、地方用名，但其主流名称仍为玫瑰花。而玫瑰花的产地现今存在一定差异，古代本草中关于玫瑰花的产地记载主要有“燕中、江南”等地。现今玫瑰花全国各地均有分布，比较著名的产地有山东平阴、甘肃苦水、北京妙峰山等，山东和北京所产的玫瑰花多为我国传统重瓣玫瑰，甘肃苦水玫瑰为蔷薇和玫瑰的杂交品种，各地引种要用玫瑰以传统玫瑰为主，此外云南等地还引种栽培大马士革玫瑰用于提炼精油。玫瑰花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明清本草中关于玫瑰花的记载为甘、微苦，温，与现代性味相同，主要功效为柔肝和血，与现代相同。古代本草中关于它的食用价值记载更为丰富，在古代被制作成玫瑰油、蜜饯玫瑰、玫瑰卷酥、玫瑰粉饺、玫瑰膏、玫瑰酱等，同时因为其外观鲜美，气味芳香，也被制作作为香囊、扇坠等。现代也多有以玫瑰花为原材料的产品，如香水、沐浴露、玫瑰鲜花饼、玫瑰酱等，现代研究表明玫瑰花具有抗氧化、抑菌、抗抑郁等活性，此外玫瑰花也被作为一种园林观赏植物广泛栽培。

玫瑰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栽培历史悠

久，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同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明代就被用来制作花茶，明清两代玫瑰花的使用频繁，且产品种类繁多。现今对于玫瑰花的产品开发研究较多，新型产品也层出不穷，但对于玫瑰花的文献研究不足，在梳理其来源名称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深入挖掘玫瑰花在古今方剂中的组方配伍规律及其应用，以期指导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 [1]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版第一部[S].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5.
- [2] 刘 嘉，赵庆年，曾庆琪. 玫瑰花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食品与药品，2019，21(4)：328-332.
- [3] 王伟玲，王晓玲. 不同产地大马士革玫瑰花精油化学成分的研究[J]. 中国测试，2019，45(3)：59-64.
- [4] 吴娟娟，曹凯航，赵益菲，等. UPLC-QToF-MS 研究玫瑰花和月季花非挥发性化学组分的差异[J]. 中国食品添加剂，2020，31(12)：91-98.
- [5] 安比芳，陈创业，乔桂芳，等. 响应面法优化超声辅助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玫瑰精油的工艺研究[J]. 中国调味品，2024，49(3)：118-124.
- [6] 高德艳，朱双全，王超萍，等. 玫瑰花渣中黄酮的提取与纯化工艺研究[J]. 中国果菜，2024，44(2)：35-40；76.
- [7] 马金璞，施生玲，张钰璇，等. 超声微波协同萃取法提取兰州苦水玫瑰精油及抑菌活性的研究[J]. 中国粮油学报，2023，38(12)：151-157.
- [8] 蔡 芳. 玫瑰种质资源与药材鉴别研究[D].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8.
- [9] 马 俊，王康才. 中国药用玫瑰本草考证与生产开发现状[J].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2008，22(1)：32-34.
- [10] 李 明，李艳芳，孙永超. 中药玫瑰花的研究进展[J]. 卫生职业教育，2007，25(8)：146-148.
- [11] Baiyisaiti A, Wang Y H, Zhang X H, et al. Rosa rugosa flavonoids exhibited PPAR α agonist-like effects on genetic severe hypertriglyceridemia of mice[J]. J Ethnopharmacol, 2019, 240: 111952.
- [12] Tursun X, Zhao Y X, Alat Z, et al.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Rosa rugosa flower extract in lipopolysaccharide-stimulated RAW264.7 macrophages[J]. Biomed Ther (Seoul), 2016, 24(2): 184-190.
- [13] 许 慎. 说文解字[M]. 汤可敬，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14] 郑 玄. 诗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15：356.
- [15] 韩 非. 韩非子[M]. 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5：287.
- [16] 刘 歆. 西京杂记[M]. 刘洪妹，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22：18.
- [17] 魏 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7：2856.
- [18] 李 昉，扈 蒙，李 穆，等. 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

- 书局, 1961: 3308.
- [19] 王香晋. 群芳谱诠释[M]. 伊钦恒, 诠释.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5: 5.
- [20] 周文华. 汝南圃史[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 189.
- [21] 徐石麒. 花佣月令[M].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45.
- [22] 姚 宽. 西溪丛语[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8: 32.
- [23] 张自烈. 正字通[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 132.
- [24] 成 瑾. 道光济南府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317.
- [25] 阿 桂. 盛京通志[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7: 452.
- [26] 叶橘泉. 现代实用中药[M]. 上海: 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6: 325.
- [27] 浙江省卫生厅. 浙江中药手册[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9: 678.
- [28] 姚可成. 食物本草[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312.
- [29]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286-287.
- [30] 李 治. 敬斋古今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187.
- [31] 杨 巩. 中外農學合編十二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12.
- [32] 王琛瑶, 张启翔, 罗 乐. 中国古代“玫瑰”含义考[J]. 中国园林, 2021, 37(12): 122-126.
- [33] 徐 珂. 清稗类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127.
- [34] 张伯英. 黑龙江志稿[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8.
- [35] 谢 坤. 花木小志[M].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68.
- [36] 李玉舒. 中国玫瑰种质资源调查及其品种分类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06.
- [37] 宋平顺, 杨平荣, 魏 锋. 甘肃中药材商品志[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21: 332.
- [38] 田永云, 李 明, 刘红燕. 不同品种玫瑰花的药材性状鉴别[J]. 中国医药导报, 2009, 6(36): 159-160.
- [39] 高 濂. 草花谱[M]. 京都: 京都书院, 1978: 45.
- [40] 陈洪子. 花镜[M]. 沈阳: 万卷出版社, 2012: 189.
- [41] 李 迪. 乾隆甘肃通志[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8: 374.
- [42] 李 明, 彭艳丽, 韩 莉, 等. 山东玫瑰花的生产情况调查[J]. 山东中医杂志, 2006, 25(3): 196-199.
- [43] 郭鹏辉, 王瑾书, 韦 体, 等. 苦水玫瑰的开发利用现状与发展对策[J]. 安徽农学通报, 2017, 23(13): 31-33; 38.
- [44] 刘 颖, 王 数, 张凤荣, 等. 北京妙峰山优质玫瑰生产基地的土壤微形态特征[J]. 土壤学报, 2016, 53(3): 636-645.
- [45] 张德裕. 本草正义[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482.
- [46] Cendrowski A, Krasniewska K, Przybyl J L, *et al.* Antibacterial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xtracts from rose fruits (*Rosa rugosa*) [J]. *Molecules*, 2020, 25(6): 1365.
- [47] 严宝飞, 刘 嘉, 刘圣金, 等. 基于 ROS/PI3K/Akt/mTOR 信号通路探讨玫瑰花甲醇提取物对前列腺癌 PC-3 细胞凋亡的影响[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21, 41(19): 1987-1992.
- [48] 罗坤堃. 中国苦水玫瑰精油的助眠功效研究[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18.
- [49] 王士雄. 随息居饮食谱[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2: 89.
- [50] 凌 奂. 本草害利[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2: 105.
- [51] 龙 柏. 药性考[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112.
- [52] 叶天士. 本草再新[M]. 上海: 上海群学书社, 1931: 47.
- [53] 姚 澜. 本草分经[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137.
- [54] 朱 权. 茶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34.
- [55] 纪 昀. 文渊阁四库全书[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67.
- [56] 文震亨. 长物志[M]. 中华书局, 2007: 46.
- [57] 童岳荐. 调鼎集[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6: 312-313.
- [58] 高 濂. 遵生八笺[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289.
- [59] 凌 奂. 饲鹤亭集方[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78.
- [60] 泉州卫生局. 泉州本草[M]. 泉州: 泉州报印刷厂, 1961: 154.